

知夏著

若没有失去，又怎知那曾经相伴的日子多么圆满。  
但此刻，如同一切被抛开的爱与恨，情与愁，都失去了意义。  
岁月于她，都只是刻骨的割裂与牵痛。

梦回天

十年  
上

MengHuiDaKing  
ShiErNian

知夏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梦回大明  
知夏  
十年  
上

知夏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大明十二年 (上、下) / 知夏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 - 7 - 5387 - 3187 - 3

I. ①梦... II. ①知...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3152 号

出品人 张四季

选题策划 侯 开

特约监制 韩 志

责任编辑 曾艳纯

文字编辑 赵丽娟

排版制作 刘丽霞

装帧设计 姚姚工作室

梦回大明十二年 (上、下)

知夏 著

---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62

总编办 / 0431 - 86012927 发行科 / 0431 - 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http://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700 × 980 毫米 1 / 16 字数 / 460 千字 印张 / 34

版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 49.80 元 (全二册)

---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楔子……1

10. 骨肉王孙阅于墙……114

1. 荼蘼开尽旧梦长……4

11. 剑气横啸荡四方……127

2. 雁字回时人怅惘……16

12. 金乌尺障出平冈……140

3. 市列珠玑雨流芳……28

13. 路远天涯尽望乡……151

4. 别殿箫鼓惊寒霜……41

14. 千树花开灯楼上……163

5. 嫦娥玉履遗横塘……52

15. 清漱泉石煮茗香……175

6. 明珠暗投蒙尘光……64

16. 紫禁檐高碧瓦凉……187

7. 红泥小炉添芥姜……75

17. 金钗委地月彷徨……198

8. 人间无计是情伤……88

18. 云涌江天风骤狂……211

9. 东市酒家初布张……98

19. 好梦由来空一场……225

20. 醉醒高台倾离觞……237

目录  
上

|    |                 |     |                       |
|----|-----------------|-----|-----------------------|
| 21 | 奇变途生不胜防.....253 | 34  | 月华初上梅花妆.....403       |
| 22 | 可怜襁褓叹夭亡.....264 | 35  | 折柳春光入愁肠.....414       |
| 23 | 善恶孰断青山障.....275 | 36  | 曲中辗转凤求凰.....426       |
| 24 | 雪满横岭路苍茫.....285 | 37  | 芙面如故映霓裳.....438       |
| 25 | 客寄北疆夜听簧.....296 | 38  | 一舞惊鸿动未央.....449       |
| 26 | 脉脉离思何所藏.....307 | 39  | 拚嫉娥眉谢君王.....462       |
| 27 | 摘取星月伴轩窗.....319 | 40  | 鼎湖渺渺共残阳.....473       |
| 28 | 姻缘错结亦鸳鸯.....330 |     | 尾声.....487            |
| 29 | 卧听孤蒲凭沧浪.....342 | 番外一 | 昨夜西风凋碧树——朱三.....488   |
| 30 | 古卷封启论平章.....353 | 番外二 | 独上高楼——宫女宛心.....498    |
| 31 | 飞鸟猎尽良弓藏.....368 | 番外三 | 望断天涯路——凤姐李氏.....503   |
| 32 | 曼倩天涯闭崇光.....382 | 番外四 | 欲寄彩笺兼尺素——郡主福华.....514 |
| 33 | 故人依稀旧时样.....392 | 番外五 | 山长水阔知何处——副将云庐.....527 |



## 楔子

仿佛做了一个冗长的梦，在刚才路过的楼梯口，曾经携手的男子只留给她决绝的背影，那般无情的姿态。又似来到了一片荒芜的村落里，一个年轻的少女死命拽着一位老汉的手，苦苦哀求着，“爹，莫要卖了我……”

眼前倏地一片漆黑，她看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似是坠入无边的黑暗中，只是沉沦……沉沦……

黑暗中，似有一个极轻的声音在她耳边慢慢回响，“姑娘，你还有十二年的阳寿未尽，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送你回去吧。”

她只想问：“我只是做了一场梦，为何会来到这里？”那声音却不容她质疑，有一只手在她背上重重地推了一把，须臾间，她就似跌入了命运的轮回……

也不知这场噩梦持续了多久，仿佛走了久远的路，一路上似看到刀山火海，种种地狱景象，又似一直在无边的黑暗中沉浮，寂静得一点声音也无。她害怕得想张开嘴大声叫喊，却发现自己发不出一点声音，甚至连手指也动弹不得。

终于，她感觉有了些光亮，眼前出现一张苍老的脸，看上去似是一个年近古稀的老太太，眉间的皱纹深如年轮。那老太太此时正一脸担忧地看着她，眉间隐有忧虑。乍从噩梦中醒来，她只觉得背上汗水涔涔，来不及细看自己所在何处，便抓住老太太的手，如同看到救星，“我这可是死了吗？”

“胡说！”老太太怒声呵斥她，却见她眉间的忧色隐去一些，“这是什么地方，怎能容你胡言乱语？”

“什么地方？”她终于环顾四周，却是大吃一惊，只见自己躺在一张狭窄的木榻

上，身边一应是古香古色的家具，就连眼前这老太太也是一头银丝规整地梳成矮矮的发髻，发顶戴着明晃晃的金梁冠，身着阔大的衣裙，看上去如同古装剧中的人物。再看看房间四周，默立着数十位年轻的女子，都是素色上袄，长裙曳地，头顶乌丝盘成小山似的尖髻，挑一抹碧桃的发簪隐于鬓上，这般发饰衣着，浑不似现在所有。

“这丫头可是病糊涂了？”那老太太终于有些不耐烦了，说道，“春兰，你来好好教她。若再学不会规矩，肆意哭闹，便重责四十，逐出府去，交给入贩子卖了去。”

“是。”墙角处有一女子应道。

老太太不再说话，带着一众丫鬟婆子走出房去。她终于长吁了一口气，只是，等等，眼前这地方不像是在拍古装剧，那么，这到底在哪里？

“风花，”墙角那个叫春兰的女子走了过来，笑说道，“我刚来府里时也和你一样，总是笨手笨脚的，也被老爷太太责骂过。其实老太太最是慈祥的人，断不会真把你卖出府去的。”

春兰是个精明干练的女子，看上去不过二十出头的年纪，却很有几分老成之意。听她语言温和多有宽慰，床榻上的女子温顺地点点头，心念微动，想套问头上受伤的详情，便问道：“我从醒来便觉得头痛得紧，也不知当时是怎么就受伤了？”

春兰难得安慰地看了她一眼，却说道：“总归是咱们做下人的做事不妥帖，也莫多编排主子的不是。其实有王爷高看你一眼，这府里又有谁敢为难你。至于这府里面学规矩的难处，也不是一日可以说完的。”说着她握住了女子的手，看上去非常恳切，“现下你最要紧的便是先好好把头上的伤养好，学府上规矩的事明日再说吧。”说罢她便姗姗地去了。

“王爷？”床榻上的女子没来由地一阵恶寒，这到底是什么时代，这里难道是个什么王府？这个春兰也太玲珑剔透了些，听她杂七杂八说了一堆，又似宽慰又似不平，竟没一句有用的信息。不过，“风花”莫非是自己在这个名字？听起来也太土气了些，而且在这个世界的身份似乎是这个什么王府里的下人。

在另一个世界里，她名字叫安媛，虽然不是什么赫赫有名的人物，却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自幼生长在教师之家，大学念的是中文系，也爱过那些风花雪月的诗词。毕业后面面对现实，再加上被相恋四年的男友以去国外读书的理由甩掉，安媛一度精神面临崩溃。在家里哭了一个礼拜之后洗心革面，终于放弃了成为女作家那

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叹了口气扔掉了学生时代写的所有诗歌，穿上了原来从未试过的套装，转身应聘进了某家著名公司，成为 CBD 里化着淡妆、踩着高跟鞋终日忙碌的一员。

如今想想曾经做白骨精（高级白领 + 业务骨干 + 行业精英）的这四年生活，一直都只是单身。人们都说单身的男人过了三十岁，就会越来越金贵地成为钻石王老五，可是女人过了二十五岁，不管工作做得多好，却只能像开过了的花，越来越没什么人问津。用好朋友小悦的话说，就是身价不菲的大龄剩女一名。

穿越到这个世界前的最后一瞬间，在那个世界里，她在一家酒吧与前男友擦身而过。看着挽着那个男人胳膊的娇小女子有着如花笑颜，她没来由地心中痛楚，脚下一滑，便从垂直又透明的玻璃楼梯上滚了下去。

在跌下去的一瞬，安媛只是痴想，若是重新给自己一次机会回到十八岁，一定要好好筹划经营自己的人生，断不能如过去般将全部感情傻乎乎地投到一个不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身上。

重新回到十八岁，她忽然福至心灵，难道上苍真的听到自己的祈祷，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她忽而觉得生活有了阳光，一切都将重新开始，即使在这个世界里，不如别的穿越同学那么好命地穿来就是公主王侯，她只是在王府里做个下人，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1.

## 茶藤开尽旧梦长

春兰见她面  
布红晕，直道自  
己心中的猜测又  
证实了八分，愈  
发亲善地笑道：  
『你头上的伤可好  
了些？那日见你  
跌到池子里，我  
可着实为你担了  
不少心。如今天  
气还凉，怎么穿  
得这么单薄便出  
来，仔细再伤了  
风寒，还不快快  
回屋歇着去。』

厢房的矮墙外，是大片大片的茶藤架。春尽夏初时节，庭中槐影揉碎，却有米色的花蕊托架而生，大朵千瓣，亭亭而放。这般涂抹富贵颠迷蝶梦而繁衍的沃土，却与矮墙外丝丝败棘的宫室荒道恰成对比，宛若两个世界。

时值初晨，一阵微风甫动，架上碗口大的花瓣落了不少，一落地便被粗糙的石土磨损了花片，凭惹了许多春痕，慌得架下的女子忙用手中滚了锦边的雪青帕子去掩那花片。她时间本挎了个翠叶满布玲珑过梁的篮子，此时却将篮子搁在了一旁，只顾去捡地上的花片，却不提防身后有人忽然拿了她的篮子问道：“你捡这些花片子作甚？”

那女子转身，却见是个极年轻的陌生男子站在身后，那人身着一件雪缎的网衣，厚实的清水布陈桥鞋底堪堪踏在几朵素白的花片上。那女子顿时慌了神，只是推着他挪开步子，口中兀自发急，“可别踏坏了这些花片子，等会儿春兰姐看到了又得叫我去学规矩。”

那男子一侧眸，却瞧清了这女子不过十七八岁的年纪，容色十分端丽，沉香色的踽绸袄儿外罩了妆花的比甲，正是府中寻常的都人女子装扮，唯有额上搭了一方雪青的汗巾子，与手上的帕子同色。男子见她真的不识自己，有心逗她玩笑，便退开几步，手里却攥着她的篮子，兀自笑道：“你这人才不晓事，篮子都在我手中，却一心捡那茶藤片子作甚？”

他说话间，右手微微扬起，篮中本已盛了不少花片子顿时倾了不少。女子放下了手中的雪青帕子，又是着急又是忙乱地想去夺回花篮子，却不料这厢一转过身

子，手肘却碰在了花架上，倾倒了半架的茶蘼，一时花落如雨，散了一地似雪片般，再无多少缀枝头。女子呆了一呆，忽然秀眉一蹙，却是红了眼眶，“该死该死！这已是第三次做错了事，春兰姐这次定不会饶了我。”

那男子瞧见她双目通红，知是真的动了愁，不免又是讶异又是好笑，只是连连问道：“你莫慌，只说给我听，你拾捡这些茶蘼花片子作甚？春兰姐又是哪位？”

那女子一跺脚，气道：“说给你听有什么用？你又不能赔了我的花来，这花片子是捡了给王妃娘娘做茶蘼露的，花片子要片片完整，不能有半分红痕，现在沾了这么多泥点子还怎么用得？我做错事，春兰姐又要罚了我今天的午饭，可不是都怨你？”

“茶蘼露是夷人用的玩意，最是奢靡铺张，何必费这些麻烦？”那男子听了经过，不免沉了脸色，正想发作一番，然而见眼前的女子红着眼眶楚楚可怜的样子，到底软了心肠，柔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用费心拾捡这些花片子了，等会儿我去拿一瓶茶蘼露让你去交差便是。”

“我叫风花。”那女子将信将疑地望着他，心中却不全信他真能帮自己这个忙。然而此时死马也要做活马医，她顾不得客气，只望着他，叮嘱道，“那好，我便在这里等你拿来，你须得守信。”

那男子微微一笑，道：“一言为定。”

春兰来花园找风花时，那男子走得还不远。此时风花正在懊恼自己匆匆忙忙忘了问那男子姓名，忽见平日里自己最是惧怕的春兰走到面前，更不由得吓了一跳，只是想敷衍着如何把眼前的“一地罪证”盖过去。却不想春兰倒是若有所思地瞥了一眼男子离去的小径，转身时已是用少见的和善面孔对着她，笑道：“风花，我刚来府里时也和你一样，总是笨手笨脚的，也被老太太责骂过。你自从大病之后醒来，老太太让我教你学些规矩。其实平日里我教管你甚严，全是为了你好，你可莫要记怪于我。”

风花本做好了今日再饿一天的准备，却不想她语言如此温和，倒是又惊又喜，赶紧温顺地点点头。

春兰见她面布红晕，直道自己心中的猜测又证实了八分，愈发亲善地笑道：“你头上的伤可好了些？那日见你跌到池子里，我可着实为你担了不少心。如今天气还凉，怎么穿得这么单薄便出来，仔细再伤了风寒，还不快快回屋歇着去。”

风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眼前的春兰姐宛如换了个人般，半句都不提让

自己干活的事，只是这般热切地嘘寒问暖，她兀自迟疑道：“春兰姐，我还有许多活没做完，王妃娘娘的茶蘼露……”

“那个不需要你去做，你只管好好养着身子便是。”春兰十分爽利地拉着她便往房中走，又亲手替她盖上了薄被，态度之温和，与平日里截然两人。此时凤花听她语言温和多有宽慰之意，便温顺地点点头，心念甫动，想问头上受伤的详情，“我从醒来便觉得头痛得紧，这些天一直也不敢来问姐姐，不知当时是如何就受伤了？”

春兰安慰地看了她一眼，却说道：“总归是咱们做下人的做事不妥帖，也莫多编排主子的不是。其实有王爷高看你一眼，这府里又有谁敢为难你。至于这府里面学规矩的难处，也不是一日可以说完的。”说着她握住了女子的手，看上去非常恳切地说道，“现下你最要紧的便是先好好把头上的伤养好，老太太让你学规矩的事，明日再说吧。”说罢她便姗姗地去了。

过了晌午时分，凤花忐忑不安地去了花园子里，等了半晌却也不见那男子过来。她心里暗自懊恼，只悔自己不该轻信一句戏言，白白在这里等待。正欲离开时，忽听身后有人叫道：“凤花，凤花。”

“难道是在叫我？”她终于反应过来，回过头来却见那个年轻男子站在身后。

男子此时换了一件青布的长袍，虽是剑眉星目，神态间却颇有几分玩世不恭的神态，唯有一双眼眸晶亮得紧，透出与年龄不符的精明，“你在做什么？唤了你几声，也不见你回应。”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又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你，”凤花低声道，“所以有点走神了。”

那男子眉目间有几分讶然，却不动声色地从怀中取出一个五色琉璃盏的小瓶递给了她道：“喏，这是你要的茶蘼露。”

凤花又惊又喜地接过，轻轻地拨开木质的软塞，只觉得一股馥郁的香气扑面而来，正是在这个时代十分珍贵的茶蘼露，有了这个东西，春兰总该不会再找自己麻烦了。她亦深知这一小瓶价值数金，自己乍然承了一份人情，心里十分过意不去，讪然道：“这东西你弄来也不容易，我过段时日就还给你。”

“那倒不用，你还给我也没什么用处。”那男子仔细地看了看凤花，忽然问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

“是不是我原来认识你的？”凤花指了指自己的额头上一道深深的疤痕，不好意思

思地一笑，说道，“我这里受了点伤，有些事情不记得了。”她前生原就是个和气开朗的人，此时见这男子衣着朴素年纪颇轻，只道他也定是这府里的一个下人，顿时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同是做下人的也不容易，又承蒙人家帮了自己这么大的忙，于是拍了拍身边的大石头说，“你叫什么名字？天天站着伺候人不累吗？你也坐下吧。”

“我叫朱三。”那男子仔细地看她一眼，见她神态不似作伪，用袖子轻轻拂了拂大石头，笑笑坐下，“你头上伤好些了？”

凤花苦笑道：“是好些了，不过许多事都不记得了。对了，你知道我是怎么受伤的吗？”

朱三闻言有些意外，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却道：“我不知道。”

凤花一呆，来到这个世界问了许多人，大家好似都不知道发生过什么，看来前世这个身体的主人一定是个糊涂鬼，死得糊里糊涂。朱三见这女子不知想起了什么，又不说话了，只是呆呆望向水面，他只得没话找话道：“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这里是个什么地方。”那女子忽而冒出一句。

朱三一愣，“这里是裕王府，连这你也不记得了吗？”

凤花只是茫然地摇头，“我有好多的疑问想问，可又不敢去问别人，只能在这里一个人胡思乱想。”

朱三笑笑，“脑子受伤，总得有一段日子才能恢复，有什么不明白就问我好了。”

凤花点点头，问道：“现在是个什么时代，这裕王府又是个什么来历？”

朱三也没显得惊诧，只详细解释道：“裕王是咱大明嘉靖天子的第三个儿子。这裕王府，就是你现在所在的这个院子。”

“哦，原来如此。”凤花总算有些弄清楚了，原来这里是大明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就是历史上那个著名的几十年不上朝的昏庸皇帝吧？只怪当年历史没学好，也不知这裕王是个什么人。她忽而想起了春兰提起过“王爷”的话，又问道：“裕王现在住在这府中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朱三摇摇头道：“裕王从十六岁时就被当今圣上责令出宫建府了。他的母亲出身低贱又早已过世，裕王身为皇子虽然身份尊贵，却只不过是陛下最不得宠的儿子罢了。”

“最是无情帝王家。”凤花同情地点点头，“十六岁在我们那儿还算一个孩子，

哪里离过父母的保护？看来这锦衣玉食的王爷生活得也够凄惨。”

“你们那儿？”朱三玩味地一笑，“你是哪里人？”

凤花顿时卡词，只得含糊岔开，“就是我老家那儿，说了你也不知道。对了，你在这府上做什么活？”

“我……”朱三想不到也是一滞，略想了想说道，“我给王爷做伴读。”

凤花同情地看了他一眼，“难怪你能弄到茶蘼露……不过伴君如伴虎，想必给老虎的儿子伴读也好不到哪儿去，你可要多多小心。”

“老虎的儿子？”朱三忍不住拊掌大笑，“这名字真是好。”

“嘘，小声些。”眼前的女子露出了害怕的表情道，“咱们之间说说可以，可别要给别人听见了。听说这府里的人可凶得紧，动辄要打板子的。”

“谢谢你的好心。”那朱三朗声而笑，远远却瞥见有人走过来了，于是笑道，“想不到和你说话这么有趣，改天再来找你聊。”说着，他便起身欲离去。

凤花还有许多问题要问，见他要去，只急急唤道：“我们原来很熟吗？”

“也不算很熟吧。”那背影已是去得远了。

凤花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心想，没想到来这世界认识的第一个朋友是这么一个人，看来在这个世界也不算孤单。与古人交朋友，嘿，这样的经历也算传奇。在那个世界里，她就是一个好交朋友的人，没事的时候常常约上一群“狐朋狗友”K歌打牌。她常常自嘲，这单身剩女的生活，也过得不是那么无聊。

刚站起身来，只听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唤道：“凤花姐，王妃唤你过去。”

凤花回过头来，只见一个小姑娘穿着下人的服饰，怯生生地看着自己。“王妃？”凤花略愣了一下，心想这府里的情形还不太明白，还是问清楚的好，便笑着对小丫头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小玉。”小姑娘答道。

“嗯，小玉，你可知道王妃找我去是为何事吗？”

“小玉只是传话，并不知道。”小姑娘想了一下，忍不住催道，“凤花姐还是快去逸兰轩吧，王妃等久了会发火的。”“逸兰轩”想必就是这王妃的住处了，听起来这王妃的脾气不太好，凤花不敢再多问，只得随着她前去。

一路上只觉得这王府极大，到处都是丫鬟婆子穿梭忙碌，也不知走过了几重院落，终于进了一间栽红植翠的园子里，当中有一极大的池塘，碧波中立有玲珑的一座水榭，三面临水，唯有一座曲桥与岸相连。看那水榭皆是雕梁画栋，门庭上却书

三个大字——“逸兰轩”，这里看来就是王妃的住所了。凤花默默候在岸边，只听里面有人通传，一个身着华贵的大丫鬟出来引她入内。

此时正是初春时节，乍暖还寒时候，外面尚有些许冷意，可一进水榭之内，却赫然觉得暖和得有些燥人。凤花定睛一看，只见屋子里的火炭生得极旺，四壁皆用金镶嵌，装饰得富丽堂皇。屋子正中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子，生得瓜子脸、柳眉凤目，端然是个美人，虽然裹着一袭大红的袍子，依然掩不住苗条的身量。

“你就是凤花？”只见她微微打量了凤花一眼，声音微带讥讽，“果然有几分狐媚姿色，难怪把王爷迷得神魂颠倒。”凤花面上一红，心中五味杂陈，未曾想到王妃初见自己便如此不友好，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情形，她一时有点捉摸不透，也不敢轻易接话。

王妃瞧她神色犹疑，也无害怕之意，更添了几分怒意道：“到底是个低贱出身的都人女子，也想做攀龙附凤的妄想，劝你早些死了这条心。若再让我知道你对王爷使出那些狐媚样，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听这女子说得严厉，旁边的几个丫鬟也都对凤花流露出厌恶之意，只听一个年长些的女子向前一躬身说道：“王妃息怒，听说如今是老太太派了身边的春兰教这丫头学规矩呢，也不知道能有几分长进。”

王妃冷哼一声道：“老太太这是让她学规矩还是包庇纵容她？”

“姐姐何必和老太太为难，”只听旁边坐着的一位年轻的美貌女子笑着插口道，“只需打发了这丫头便是。”

王妃被一语点醒，心知不该当着众人对老太太口生怨词，点头道：“嫣儿说得有理，传春兰进来。”

春兰进来后，王妃没好气地狠狠训斥了几句，总归是责令要好好管教凤花，若不然就外卖为奴云云。凤花在一旁全没仔细地听，只偷偷打量着王妃身边叫嫣儿的美貌女子，只见她约莫十七八岁年纪，和王妃生得颇为相像，顾盼间光彩照人。此时这女子也正含笑看着自己，却让凤花没来由地心头一紧。

学规矩这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凤花双手捧着白瓷盘，双肩微敛，屏气凝神地立在墙边已有半个时辰了，眼见着春兰转过头去看向了别处，赶紧微微曲了曲身子，腾出一只手来轻轻揉动着近乎麻木的膝盖。

“又偷懒了？”

凤花抬起头，只见春兰正盯着自己，不免吓了一跳，哀求道：“好姐姐，我知

道错了，饶我一回。”

春兰面上似是为难，“我若饶你，王妃定不能饶了我。”说着，从袖中拿出藤条，“把手伸出来吧。”凤花无奈，只得伸出手来，只听得藤条啪啪抽打着掌心的声音，不多时，白嫩的手心上已是留下了道道红痕。

“这也是为了你好。”春兰见她眼泪也快涌出，叹了口气说，“一入这王府的门，最是差错不得，见人遇事步步都需小心。我们做下人的，命最不值当什么，稍有差错，轻则是罚，重则命也能断送。唯有把这府里的规矩牢记在心，行动都让人挑不出错处来，不然难保不会有下一次的遭难。”

在这个世界里人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各不相同，想想命运的安排，凤花心有不甘，说道：“为何我们做下人的便要做一辈子的下人，姐姐这样的人才，又何尝做不了王妃，却要委屈一辈子受这般苦？”

春兰举起藤条，狠狠地抽着她的手心，骂道：“你不要命了吗？这话若给王妃娘娘听到，你便是有十个脑袋，也一并不保。”凤花只是忍泪不语，春兰长叹了口气，扔了藤条道，“罢了，你这孩子我是没法教了。心比天高，只是身是下贱之身。这世上有容貌有才干的人何其多，只是若不能生在富贵之家，一辈子便是为奴为婢，任谁也没法改变。你说的这些话，若给别人知道，只是惹祸罢了。我也不再打你，你自己小心便是。”凤花有些愧疚，心知春兰一片好意，只是点头。想不到来这世上的第一课，竟是这个识字不多的春兰所教，心中又是感激。

隔不了几日，凤花头上的伤养得好些了，便有执事的王伯来通知“上岗”。凤花在这个世界里的第一份工作也并不困难，只是在最外间接待客人的园子里做些粗扫的活，算是个堂下的使唤丫头。一连多日，王妃也没有再来与她为难。每日里当完值，凤花便可回住处休息，比起在现代生活里夜夜加班的高强度工作，凤花倒觉得这份下人的工作更清闲许多。

相处得久了，凤花渐渐发现春兰其实是个很好说话的女子。两个人如今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春兰虽然在老太太屋里当值，只是进府待得日久，行事谨慎小心，平时从不多话。然而她渐渐也喜欢凤花直爽活泼的性子，便把她当妹妹般看待，偶尔有老太太赏赐的点心瓜果、各色玩物，也常带回来分给凤花。

春分过后，不久便是寒食。依照古时风俗，循例要禁火寒食三日，府中便放了春假，家中老幼纷纷去城郊扫拜祭祖。一时之间府里上下的人，十庭倒去了九庭，就算是留下的仆人，也可向老太太请假归家扫拜。春兰家也在近郊，这日早早便收

拾了东西回去探望，只留下凤花是无家可归的人，独自守着冷清清的院子。

眼见过了午饭的时候，只来了个传饭的婆子，送了碗冰冷的面来，上面稀疏地挂着几根青菜，那婆子说道：“这是老太太赏的寒食面。”说罢放下面，便冷着脸径自去了。

凤花自小就有胃疼的毛病，最是怕吃冷食，平时连雪糕冷饮也不敢沾，此时捧着一碗冷面甚是发愁。踌躇再三，心想今日府上都放假了，厨房中也没人在，不如自己去做点吃的。于是她泼了面，便向厨房走去。

一路上果然见府里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影。凤花溜进厨房，却见寒食禁火，厨子们早早便把灶里的火都灭了，厨房里清得甚空，除了一应调料俱全外，连米也寻不到，只有灶旁有几把挂面堆放，墙角放有一竹篓鸡蛋，想来是厨子做完寒食面剩下的。凤花打量厨房，忽而眼前一亮，看见墙角边的竹筐里堆着一些熟悉的東西——西红柿。

她从小拿手一道菜——番茄炒蛋，如今原料俱全，做一碗番茄鸡蛋面也不是难事。于是她找来火石烧着茅草，又引燃了灶膛里的火，打上两个鸡蛋，将几个西红柿切块，匆匆炒成一盘。这边将水烧开，面煮上，不多时厨房里香气四溢，自己也不免大为陶醉。

“你做的这是什么东西？”忽然有声音从门口传来，凤花吓了一跳，抬眼望去，却是朱三抱臂靠在门边，一身素白的衫子纤尘不染，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

凤花提起的心顿时放了下来，不满地嘟囔道：“人吓人，会吓死人的。”

那朱三好笑地看着她，“你还知道怕？这可是寒食节，你一个人躲在厨房里生火，做些什么？”锅中的面刚刚煮好，炉中的火还生得正旺，凤花手忙脚乱地去吹火，却不料这古人的灶台并不好用，一时半会儿火也灭不了。

朱三凑近去看，只见锅里色彩缤纷，香味扑鼻，不免啧啧咂嘴，“想不到你倒有这等手艺，不去做个厨子真是可惜。”

凤花又气又笑，恼道：“还不快来帮帮忙，没看到我灭不了这火吗？”

朱三笑她，说道：“想不到你这么个人，连个火也灭不了。”说着，便凑过去拿木棍拨弄，可反而把火拨得更旺，引得浓烟窜出，把他雪白的衣衫弄得一片乌色，连口鼻上也沾了许多黑灰。

凤花拿着烧火棍，指着朱三大笑，“想不到你这么个人，连个火也灭不了。”

朱三讪讪笑道：“咱虽是做下人的，倒是从未做过这活。”



凤花只是发愁，转念一想，这府里的厨子天黑之前未必能回来，到时候灶里的茅草烧尽自然火就灭了，也不过于担心。她便从碗橱里找出两只青花大碗，两双筷箸，将其洗净，盛好面，又满满地浇上一勺番茄鸡蛋，连同筷箸一并递给朱三。朱三闻着香味，已是忍不住十指大动，赶紧接过碗来，也不怕烫，便往口中拨动。凤花见他吃得狼狈，自己拿着碗止不住地笑。

朱三风卷残云地吃过一碗，见凤花兀自斯斯文文地在吃，便往锅里探去。只见锅里还有小半锅汤面，便一大勺盛了出来，都装在碗里，不多时便吃得盆干碗净。凤花阻止不及，气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这可是我留着晚上吃的。”

朱三嬉皮笑脸道：“好姑娘，今天是寒食节，到处都没个开火的地方。我正腹中饥饿，才来向你讨点吃的。”凤花兀自生气，别过脸去不肯理他，朱三又赔笑道，“你这面做的滋味，可与平时所吃不同，这其间红果格外香甜，不知是用什么做的？”

凤花一指墙角竹篓里剩的几个西红柿道：“用那个做的。”

朱三看了一眼，不由大吃一惊，“番茄？”

需知道这个时代的人们还没有食用西红柿的习惯。最早种植西红柿的是秘鲁和墨西哥人，16世纪欧洲人将其引入作为观赏植物种植。王府里的这些西红柿，大概是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舶来品，因此放在王府中，也只是作为观赏用，并没有人真正吃过。

凤花如何懂得这些，只道和自己那个时代一样，番茄是最普通不过的食材，见朱三如此讶异，终于上了心，问道：“番……柿？那是什么？西红柿也能有什么不同吗？”

朱三心道，这丫头还真是什么都不懂，贡品都敢煮了吃，他也不说破，只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个……西红柿是可以吃的？”

凤花不以为意，说道：“在我家乡那儿，都是这么吃的。这是西红柿鸡蛋面，我还会做番茄炒蛋。”

“番茄？那又是个什么？”朱三被这一连串的新名词弄得有些头晕了，却见系着围裙的清秀女子笑靥如花，“那是西红柿的另一个名字，就像你们说番……番柿一样。”

朱三说道：“你的家乡，还真是个有趣的地方。”他看着眼前的女子有些不安的神态，心中暗想，在她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竟和原来……如此的不同了。